



一本翻开就再也放不下的书

奥数 是 奇葩

鬼马叔叔 著



献给

所有学过奥数
和正在学奥数的你

AOSHU
SHI QIPÁ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奥数 是 奇葩

鬼马叔叔 著

AOSHU
SHI QIPA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奥数 is 奇葩 / 陈磊著. — 成都: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2

(金冠童书馆)

ISBN 978-7-5365-6889-1

I. ①奥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0106 号

出版人 常 青

策 划 黄 政

责任编辑 黄 政
封面设计 刘 亮 李 蓉

插图 李 茜

技术设计 黄 政

责任校对 覃 秀

责任印制 袁学团

AOSHU SHI QIPA
奥数是奇葩

书 名	奥数是奇葩
作 者	鬼马叔叔
出 版	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	http://www.sccph.com.cn
网 店	http://scsnetcbs.tmall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图文制作	喜唐平面设计
印 刷	成都金祥龙实业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	230mm × 170mm
开 本	16
印 张	9.25
字 数	18.5 千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65-6889-1
定 价	19.80 元

韩梅迎春



韩梅迎春

——成绩好得没治了！浑身上下几乎找不出缺点。瞧不起别人，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。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号施令，遗憾的是总有几个捣蛋鬼跟自己作对。

桂小丫



桂小丫——

一个爱做梦的女孩，机灵而又胆小。模样乖巧，惹人怜爱。最喜欢的事是看书（课本除外）。最不幸的事是患有“考试恐惧综合征”。



蓝芷若

蓝芷若 全班最靓的女生，人缘也最好。说话温柔，待人和气。最讨厌谢冬忱等人搞恶作剧。自从最疼爱她的爷爷去世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失去了幸福的感觉。



马聃

马聃 身上的毛病跟脸上的雀斑一样多。虽然是法国人，却没有一点西方人的绅士风度。不过也不怪她，因为女生本来就不算绅士。



安琪

安琪__性格率直，智商中等。身材一级棒！可惜相貌得分才刚刚及格。好在现在科技发达，所以她做梦都希望老爸赶紧赚大钱，好把自己弄成“人造美女”！



平静水

平静水__羞涩胆怯，少言寡语，凡事没有主见。如果天底下的中队长都像他这样，估计很多人会气得去自杀。



盖林渊

盖林渊——说话很有逻辑性，做事很有主见，喜欢独来独往。对桂小丫格外友好，所以马聃总怀疑他“居心叵测”。



费嘉宁

费嘉宁——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一样，笑起来的时候忒像坏人，其实心地挺好。酷爱足球，最崇拜的球星是费戈和齐达内。最大的梦想是能代表中国队出征世界杯足球赛。



谢冬忱

谢冬忱——脑袋大，但却不善于思考；身体胖，且肥肉多于瘦肉。绰号叫“冬瓜”。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死心塌地地当费嘉宁的死党。



王子梦

王子梦——生了一双会察言观色的眯眯眼，和一张爱接嘴的大嘴巴。喜欢煽风点火，唯恐天下不乱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1/韩梅迎春唯一的选择

第二章

13/衣老师像个小品演员

第三章

28/一枝寒梅倚剑桥

第四章

47/费嘉宁也要学“奥数”

第五章

63/都是小说惹的祸

第六章

78/老师居然没表扬我

第七章

93/我在班上没有朋友

第八章

104/我不想参加复赛了

第九章

114/我想跟同学把心贴近

附录

130/鬼马叔叔的成长经历

第1章

韩梅迎春唯一的选择



雨一直下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这场雨已经下了三天了，淅淅沥沥，似乎不让人心情发霉老天爷就不甘心！

韩梅迎春特别讨厌下雨！只要下雨她就怎么也提不起精神，心情压抑得恨不能冲进雨里把自己淋透。当然，这种念头只能在脑子中一闪而过，韩梅迎春绝对不会这样做，也绝对不敢这样做。因为她有个魔鬼般的爸爸。

今天是星期六，爸爸坐在靠窗的写字桌前，埋头编着手里的稿子，完全不在意天气好坏。爸爸是一本中学生课外辅导杂志的编辑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编辑，而且还属于临时聘用人员。为了能够在柳河市立住足，爸爸倾尽全力想编好自己负责的版面，可惜他编出来的那些内容，连韩梅迎春都不愿意看，更别说那些口味更加挑剔的中学生了。所以那本杂志一直没什么起色，每月的发行量只有可怜巴巴的几千册。

尽管这样，爸爸依旧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，认真得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查阅工具书。韩梅迎春有时很疑惑，她不知道有多少人

在读这本杂志的时候，注意到了上面的标点符号。

爸爸工作累了，会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，伸伸臂，弯弯腰，然后踱到女儿跟前，俯身看看女儿正在看的书或者做的作业，并且总忘不了说一声“认真！再认真”！如果他发现女儿正望着窗玻璃发呆，就会屈指中指在桌子上敲一敲，说道：“迎春，你又开小差啦！”

爸爸又来敲桌子了。爸爸的提醒顿时令韩梅迎春收回思绪。韩梅迎春小声嘟囔：“还在下雨，好烦哦！”

爸爸扭扭腰，说：“烦啥烦？春雨贵如油。现在地里的庄稼就缺这场雨水呢！”

韩梅迎春知道，爸爸从小生活在农村，虽然进城已经快二十年了，每次回老家，乡亲们也总是把他当城里人看，但爸爸说话做事还是习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去考虑。

爸爸完全是靠勤奋考上了师范学院，毕业后分回县城当了一名中学老师，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平庸度过，业余时间拼命写作。后来，爸爸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大小的短文，自信心瞬间爆棚，觉得自己很快就要一鸣惊人了，于是果断辞去公职，独自一人来到柳河闯荡。

一眨眼二十年过去了，爸爸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人。随着青丝变成白发，爸爸的文学梦也宣告终结了。他不再幻想写出什么传世之作，而是认认真真地当起了杂志编辑。

两年前，韩梅迎春的妈妈在县城下岗了，爸爸经过反复考量，决定把妻子和女儿接到柳河。爸爸一咬牙掏出多年的积蓄，把韩梅迎春送进了如意学校，他要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妈妈当初坚决反对，因为家里只有爸爸那点为数不多的收入，而如意学校每年的学费高达一万多元。但爸爸执意要这样做，他说：“再苦不能苦了孩子，再穷不能穷了教育。”

不能认为这钱花得不值，就当是一种投资。”

既然是投资，当然就盼着回报。爸爸对回报的期望值非常高。他经常给妻子描绘未来美好的蓝图。爸爸说：“等迎春念高中就让她去考雅思，然后申请世界知名大学的奖学金。像哈佛、剑桥、牛津这些名牌大学，奖学金都是很高的，一年就有两三万美元，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？从这种名牌大学出来，到那些跨国公司去求职再容易不过了，挣个十万美元的年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！”

类似这样的说法韩梅迎春听过何止千遍！每听一次心里的压力就增加一分。她常常在想，万一自己雅思考不过关、拿不到外国名牌大学的奖学金怎么办？那样一来爸爸的希望不就全都落空了吗？爸爸会原谅自己吗？他一定会恨我不争气！说不定还会把我赶出家门，甚至干脆不认我这个女儿！

这些绵延不绝的念头和伴随而来的恐惧，最近越来越频繁地闪现在韩梅迎春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韩梅迎春出生在鸡洼镇，那里近年来成了柳河的旅游热点。每到春暖花开，城里人便纷纷驾车来到鸡洼镇，观赏这里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，品尝这里独具特色的风味小吃。关于鸡洼镇的故事，凡是看过《同桌是神探》的读者或许都还记得。但有一点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，那就是鸡洼镇虽然地处偏僻，但这里民风淳朴，尊师重教，在近千年的历史，这里曾出过两名状元！

所以，鸡洼镇有个很奇特的现象，许多年逾古稀的老人，大字不识一个，却都熟知唐诗宋词，甚至有人还能随口吟诵。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后代，很多人一生都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韩梅迎春在鸡洼镇小学读到二年级，妈妈突然下岗了。妈妈原本在

一家国营酒厂上班，由于厂里设备简陋，工艺水平低下，很快就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。妈妈下岗后，曾经想去帮朋友看守服装店，加上提成每月至少可以挣两千多块钱，比过去上班时的工资还略高些。

但爸爸考虑到女儿的教育问题，坚决要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城里。爸爸通过朋友关系在一家印刷厂给妈妈找了份工作，每天负责折书页。这份工作很累，挣钱也不多，但妈妈还是接受了，毕竟这样可以一家三口团聚。

来柳河之前，韩梅迎春一直跟妈妈住在鸡洼镇。爸爸只是每年逢年过节回来两三次。韩梅迎春对爸爸的印象很淡，她只模模糊糊地晓得，爸爸在城里上班，而且是个很了不起的作家。爸爸每次回家，街坊邻居都上门探望，他们心安理得地抽着爸爸带回来的高级香烟，喝着爸爸沏的名贵茶水，嘴里不断说些恭维的话。他们夸爸爸是才子，是鸡洼镇最有出息的人。还说他们从小就看出爸爸不同凡响，就连给女儿起名儿都敢起四个字，可见绝非普通人！

记得有一次，妈妈告诉韩梅迎春，爸爸要回来了，还会给她带回来一件漂亮衣服。韩梅迎春眼巴巴地把爸爸盼回来了，可却没有盼到那件日思夜想的漂亮衣服。爸爸说，临回家之前才发现兜里钱不多了，就买了两条好烟回来招待邻里乡亲，给女儿的衣服以后再买。当着爸爸的面，韩梅迎春一句话都没说，但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独自哭了很久。

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韩梅迎春以为爸爸在城里一定非常风光，他写的文章每天都在报上发表，每天都能收到很多稿费。城里每个人都读过爸爸写的文章，都知道鸡洼镇出了个叫韩韬的大作家。来到柳河之后，韩梅迎春才晓得，柳河市实在是太大了，完全不像鸡洼镇。柳河市的报刊杂志多如牛毛，爸爸一年下来只有寥寥几篇短文章登在报纸上，根本不

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更让韩梅迎春没想到的是，爸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，他只是受聘于一家中学生杂志社当文字编辑，聘用合同每年一签，跟杂志社里的正式员工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。譬如同班同学费嘉宁的妈妈，她是这家杂志社的总编，出门办事有自己的专车，还有专门的司机。而爸爸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那辆骑了很多年的电动自行车。

另外，费嘉宁的爸爸妈妈都分别享受过单位的福利分房，后来他们把单位分的旧房卖了，重新买了一套面积很大的住房，不光装修气派，而且费嘉宁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可韩梅迎春的爸爸至今还住着租的房子，屋里十分简陋不说，除了客厅就只有一间卧室，韩梅迎春到现在都只能住在客厅的角落里。

韩梅迎春常想，这大概就是城里人和不是城里人的区别。爸爸这辈子拼了命地奋斗，就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城里人，可他最终也没能如愿。正因为如此，爸爸才把自己满腔的抱负寄托在了我的身上，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。可韩梅迎春有种感觉，爸爸的希望就如同背在身上的包袱，真的是好重好重！

到了中午，韩梅迎春感到肚子饿了，便起身想到冰箱里找点吃的。妈妈在厂里加班，中午回不来。她们厂一到春秋两季就忙得要死，拼命地赶印教材，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只要妈妈不回家，爸爸就只能给韩梅迎春泡方便面，要不就带她去路边的小吃店吃炒饭。爸爸是大作家，大作家在生活中比较低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韩梅迎春在冰箱里翻找了半天，也没找到一样可以暂时填进肚子的

东西，气得她砰的一声将冰箱门关上。

爸爸回过头来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饿了！”韩梅迎春没好气地说。

爸爸看看表：“哟，都十二点了，咋还没觉得呢？”

韩梅迎春心想，你当然不觉得，你才起床多久嘛！

每逢周末，妈妈总要叮嘱韩梅迎春，说爸爸工作辛苦，周末要睡睡懒觉，千万不要吵醒他。但周末是爸爸的周末，它不属于妈妈和韩梅迎春。妈妈即便不加班，也会早早起来收拾房间，洗一大堆换下来的衣服，还要去买两天的菜。韩梅迎春也没有睡懒觉的资格，她必须早早起来，利用上午的时间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。下午她要去靳老师家学奥数。第二天还要去学习英语和上作文强化班。

爸爸站起来伸伸懒腰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
韩梅迎春心里说，我想吃的东西你也不会买，说了也白说，还不如不说。

爸爸又问：“迎春，今儿中午你想吃啥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力，你可别浪费哦！”爸爸笑道。

韩梅迎春一点也不激动，她知道这种权力是非常有限的。所谓选择是有范围的选择，也就是只能在方便面和炒饭之间做选择。以前韩梅迎春不懂事，以为可以随意选择，总是选自己最想吃东西，譬如“肯德基”“麦当劳”或者“必胜客”，结果不但吃不成，还会被爸爸好一顿数落，什么不懂事啊，什么不该跟别人攀比啊，什么“自古雄才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”哪！总之你只有一个想吃的理由，而爸爸就有一千个反对的借口！

现在韩梅迎春大了，她不会再做那种愚蠢的选择，所以她很明智地放弃了选择权。

爸爸说：“你自动放弃可别怪我啊。”

韩梅迎春顿了一下，心想，虽然只有两种选择，但总比没有选择好，于是便说：“吃炒饭去吧。”

爸爸一副有求必应的样子，豪爽地说：“没问题！走！”

韩梅迎春家租住的地方是闹市中一幢还没有拆迁的老房子，与费嘉宁家新买的商品房仅一墙之隔。房子的一楼都是临街商铺。爸爸带韩梅迎春走进一家面积不大的小吃店，拥挤的店堂里摆了六张小桌，桌椅面上都油腻腻的。

爸爸用手摸了一下，然后扯起嗓门儿喊：“擦桌子——”

“来啦来啦！”店主人连忙跑过来，撕了一截卫生纸，揉成一团，胡乱地将桌椅擦了一遍。

其实长时间积攒起来的油腻，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擦干净的，但爸爸已经心满意足地坐下了。

“来两份炒饭，”爸爸用手支着下巴，眼睛瞟着墙上的价目表，“一份青椒肉丝炒饭，一份回锅肉炒饭。”

店主人很抱歉地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是周末，准备的米饭比较少，没想到今天来吃炒饭的人特别多，已经卖完了。要不，今天先来两碗面尝尝？”

爸爸说：“好，一碗烧肉面，一碗素椒炸酱面。”

“几两？”

“两个二两。”

店主人热情推荐道：“要不要尝尝我们新添的海鲜面？包你满意！”

“多少钱一碗？”爸爸问。

“不贵，二两才十块钱，比其他面只贵两块钱。”

“不要不要。”爸爸直摆手。

店主人说：“那好，请稍等。”

说完，他便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。

韩梅迎春问爸爸：“妈妈今晚还要加班吗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爸爸，把你的手机给我。”

爸爸不解地问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我想给妈妈打个电话，问问她晚上回家吃饭不。”

爸爸脸一沉：“你闲得没事呀？打什么电话嘛！要打也等吃完饭回家用座机打，我们家的座机电话是包月的，你怎么没点经济头脑？”

韩梅迎春低下头，不停地咬着指甲。

沉默了几分钟，爸爸突然问：“学校让你们报名了吗？”

“报什么名？”韩梅迎春不解地问。

“奥数比赛呀！”

韩梅迎春摇摇头。

“我不是让你问问老师吗？你问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爸爸有些生气：“你这孩子怎么搞的？这么重要的事也不放在心上，真不知道你整天都想些啥！”

韩梅迎春没敢吭声。

爸爸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递给韩梅迎春：“马上给衣老师打个电话，问问他。”